

東遊紀略

王揖唐

東游紀畧

段祺瑞

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
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
印刷發行

車
紀
畧

三元五角
外埠酌加運費

著者 王 揖 唐

發行 者 祝 惺 元

印刷 所 新民印書館

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
電話四局二二三〇二二三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余好遊、曩者世界周行、足迹獨未履南美洲境、欲彌此憾、愧未能也、近國勢益頹落、研討日世邦政情、愈不可緩、曾與前溪商作俄遊、展轉未果、去歲南北馳走、計家食日不逮三分之一、各方人、僉謂何不東渡、一覘近事、在廬山時、遂與蔣使雨巖、預定觀櫻之約、適弘法大師千一百年法會期屆、高野山金剛峯寺密教法侶、殷殷促行、以與昔年在平舉行時輪金剛法會趣旨符合、遂不恤鼓勇往焉、東友野崎誠近、願任臂助、互結遊伴、機緣甚巧、擗擋旬日、於四月十八日、（夏正三月五日）趁長城丸、由塘沽出帆、該船命名、余有題額、今尙懸正廳中、船長以下、招待備至、行前、在津、曾告誠近、謂爲旅中省事計、擬持不作詩不作書之戒、至是爲船長情面所屈、竟破戒書若干紙、復不善忍耐、吟詠故態、一發難止、相與大笑、在船中、得舊友福本大久保等歡迎電數通、廿一日、船抵門司、誠近妹夫富田武彥、及其夫人愛子、自阪來迎、新聞記者齋至、攝影談話而去、水警署職員數名、到客室中、向誠近略加盤詢、旋復道歉、并以紙來、央誠近向余求書、誠近笑而拒之、伊知誠近不憚、亦不使強、日本警察嚴密、可謂認真、但絮聒太過、令人不堪、彼國人士、亦不諱言之、廿二日、船抵神戶、水警廳長泉雪香警視、親到碼頭迎謁、并由兵庫縣署特派汽車來接、兩國友人、擁集岸上、密教團體、整隊相迎、握手爲禮、苦難遍及、大每新聞記者澤村幸夫、爲余舊識、相見尤歡、大朝各家、亦有記者來訪、以外稔友殊夥、遠道殷勤、祇有緬感、泉君同車、送至阪神國道上之甲子園旅館寓焉、大井犀花、代表東京清浦奎吾伯爵等、朝野名士百餘人、所發起之歡迎會、來神迎候、面訂會期、一時客室、座爲之滿、犀花、名包高、一名兼孝、住俄有年、學行並茂、爲彼邦之著

名露西亞通者、其夫人秀子之父、與後藤新平爲莫逆交、秀子父歿、經後藤資遣、留學俄都、畢業女子大學、回國後、始與犀花議婚、二十五年前、余遊俄時、適與犀花同車、遂結爲唯一詩友、過從頗密、君酷嗜余詩、遇有新作、輒錄稿去、什襲藏之、民十辛酉、余遊東京、曾一度居停伊之小石川宅中、乃郎忠一、爾時甫入幼稚園、今則將入大學、昂然丈夫矣、東坡詩云、當時襁褓皆七尺、而我安得留朱顏、循誦斯言、真堪驚悚、犀花又與同座、及大久保諸位、略事寒暄、盼訂後約、旋即散去、王重山爲亡友敬祥之長子、握談之下、已覺神傷、觸及中林往事、更增悲痛、據談鮑君翼君、前赴香港未回、老母在神、現移居神市北野町、年來貿易、略見起色、三弟聯山、年二十六、現在廈門、四弟鍾慶、年二十四、在上海梵王渡大學讀書、均甚好、外事課警吏伊井喜子治、復由神市趕來、稱係奉兵庫縣署派駐館中、特別照護、江鑑源總領事華本、持蔣使電、詢洽到東京日期、以便束約茶會、駐大阪任瀛士領事、名家豐、年家子也、余長議院、曾任秘書、携女公子永溫、來談甚歡、惟及太玄在東經過事實、不勝歎息耳、誠近之胞兄安近、胞弟朋近、亦均自阪來遊、朋近出爲大阪商船會社社長堀啓次郎之養子、改署堀姓、然與誠近友愛、則仍無間、現任大阪人造絹絲之旭會社常務董事、喬梓在阪經濟界中、頗佔勢力、人望亦佳、卜居箕面山下、園林雅潔、親以車來、導余往遊、約三十分鐘卽至、山泉澎湃、貫流園中、因河鑿池、綴以天然瀑布、巉巖峭壁下、架一十丈紅橋、署名河鹿、河鹿、蛙類、聞非清溪中不能產有、茶餘酒後、聞聲移情、雜花美樹、配置停勻、風景殊勝、中有石筍、及西山白松各一株、係誠近自津移贈者、又徑尺之香杉、高可四五丈、翹立庭端、秀色可餐、誠

近見告、謂係彼二十年前、在東養病、臨行時所手植者、爾時移自盆栽、細如食箸、十年樹木、洵不虛也、啓次郎、年將古稀、步履清健、談吐風雅、被任社長、已廿餘年、現已勅選貴族院議員、與現在阪之貴族院議員住友總理事小倉正恒、同占石川縣籍、有二難之稱、室多藏書、尤富經史、談次、乞余題字、將於園中刻石、已諾之矣、晚間在阪口館、招待晚餐、并携其夫人射子、及子朋近、媳順子、同往、以外則誠近、及余老友寺西秀武之子秀人、秀人之母貞子、誠近同胞長姊也、秀人現年三十四、曩遊平津、與余至稔、自畢業帝大後、旋任宇治川電氣會社社員、近挈其婦幸子、及幼子秀保、同居箕面、與堀宅爲鄰、屋小而潔、月賃僅十八圓、每晨趨阪、到社任事、傍晚乃歸、交通便利、於此可見、酒酣後、阪口居停、出楮筆索書、爲題蓬萊二字、稱謝不已、並爲堀君伉儷、各題數字、俾作紀念、歸寓已夜午矣、

廿三日清晨、密教和尚吉井芳純、到寓招待、經大阪之南海驛換車、經往高野山、余商之誠近、並約朋近同行、該電車會社、與高野山、有甚深關係、特備專車、不載他客、該寺編纂主任中田法壽和尚、特來伴行、沿道說明當日弘法大師自華回日後、親到高野山、以及開山時之歷史事實、有驛名九度山者、據言係大師之母當日住所、大師至孝、每月省母至九次之多、故得是名、附近製造紙業者甚夥、傳聞亦當日大師、由唐土携來者、中多秦姓、聚族而居、高野紙品、全國馳名、殆有自也、不過此等瑣瑣、不似密教經文法具、楷草書道等等、影響文化重大耳、沿站組有團體、持旗敬禮、表示歡迎、午後三時、行抵山麓之極樂橋畔、換乘爬山電車、登山至終點、換乘自動車、至第一靈堂、堂

中供阿彌陀佛造像、本山管長、九十餘歲之龍池大師、已於月前示寂、臨時代理事務者、爲釋法傳師、又高野山大學長高岡隆心、（現本山管長）學監和田性海、圖書館長梅尾祥雲以下、幹部數十餘人、均親來迎迓、及抵寺之山門、由釋法傳師、導入落成不久之別殿中、肅客上座、室高敞雅潔、令人起敬、彼此各致敬詞、寒暄略畢、堅請舒膝便坐、慮余等不耐席地也、執事員司、均著禮服、進茗、進果、進肴、進餐、禮儀繁重、有逾尋常、如進一茗也、舉手加額、入門卽跪、行叩首禮、到客座前、行禮如入門時、既進後、復如之、退至門前、又復如之、其他準此、山中大小寺院、共一百二十餘座、法會期、約五十日、每日登山進香者、約數千人、總計則數十萬矣、天竺普陀之盛、彷彿似之、晚飯後、接見來謁各客、有金山天泉師名穆韶者、年約七十許、現任大學教授、戒律謹嚴、佛學湛深、在毗隣之天德院中、住持有年、與談良久、並有贈詩、余亦立和、據言我國從前來學密乘者、如大勇、純密、持松、諸位、皆其受業弟子、惜余此行、時間匆迫、不能充分請益耳、是日人太疲乏、浴後寢息、

廿四日、晨餐畢、雨仍不止、是日爲我輩參與法會正式行禮之預定日、應在本山奧院內舉行、屆時乘特備之人力車前往、下車後、有持雨具者、掖余同行、院極廣大、設備莊嚴、誦經僧侶、約數百人、長跪羅列、殆無隙地、院內外萬炬輝煌、香烟繚繞、敬懼之念、油然而生、據言堂內最高處、佛前一燈、係大師當日在長安之青龍寺、親受惠果大師之傳燈、千有餘年、至今未滅、余經大本山大覺寺管長藤村密幢大僧正導入、躋堂進香、行禮如儀、讀祝文畢、端坐聽經、禮成乃退、嗣經肅客者、導觀金堂、六角經塔、各處、山之四圍、青松溪水、別有洞天、俯仰久之、頓消塵慮、壁懸標語、文曰、貧

者一燈、勝似富者萬燈、蓋各燈均檀主所獻、闡明布施貴有誠意、不在物力之厚薄也、午後、參觀大學圖書館、又三寶院、龍光院、弘法大師入寂之遺迹存焉、據稱所有建物、悉遵原式、最後至靈寶館、陳列頗富、大師當日、由中土携回之各佛像、各曼荼羅、以及鉢具、草履、諸物咸在、以外可供研玩之珍物甚多、直如山陰道上、令人應接不暇、傍晚回寺、歡迎公宴時刻已到、不遑休息、遂至大客廳中、主賓已齊集靜候、代理管長釋法傳、法會總監庄野琳眞、及高岡隆心、金山穆韶、和田性海、藤村密幢、諸大師外、列席者、有泉涌寺派管長棕本龍海、新義豐山派本山管長富田敦純、淨菩提院住職松永有見、三寶院住職關榮覺、大學教授加地哲定、靈寶館住職堀田眞快、庶務部長高橋慈本等、數十人、主賓迭相致詞、酬酢盡歡、散後、便室暢談、復爲諸人作書、夜深乃息、

廿五日、晨餐畢、代管長釋法傳、暨幹部諸員、親蒞客室、虔致謝詞、余答謝後、偕至室外攝影、余與誠近朋近三人、另攝一影紀念、余允題詩識之、諸人親送驛前、備有紀念贈品、情文備至、高野町長玉置政次郎、及警署長等、亦均親來迎送、寺中專派高橋法師、伴送至阪、車中談話甚夥、據聞金剛峯寺、與四國之善通寺、弘法大師生長地所在京都之東寺、醍醐寺、均富有弘法大師遺迹、而高野山尤爲日本眞言宗唯一靈場、白叢臣秀吉大閣以來、封建時代各藩主之墓地、悉隸山內、日人崇佛、可見一斑、大阪最大百貨店之一、曰高島屋、中設弘法大師寶物展覽會、除陳設各遺物外、並將大師一生事蹟、咸以寶物刻畫出之、一一附以說明、余等下車、即往觀焉、高島屋支配人、乃誠近舊友、盛設茶點款待、並導入各室參觀、高橋師至是始辭去、朋近約於花外樓午餐、道經富田武彥宅

中、武彥未歸、約愛子夫人同往、樓臨淀川、隔岸公園、萬木葱蘢、風景秀麗、飯畢、居停堅乞留書、乃漫應之、便道訪問大朝大每兩新聞社、是日晤談者、大朝爲社長上野精一、及高原操、又編輯局顧問原田棟一郎、東亞部長神田茂、大每爲編輯總務平川清風、東亞通信部長岡克曉、半皆舊識、叙談極歡、旋歸甲子園、以疲極早息、

廿六日、神阪諸友、紛至訪問、余以小極、欲遊須磨舞子等處未果、午後、電約任領事過談、告以已與田中清純（靜岡清水寺住職）師約定、明日將出席該處之歡迎會、任願伴行、同至東京、助理一切、

廿七日、清晨、瀛士如約到館、同往梅田驛、乘七時卅分車出發、車中晤駐華公使有吉明、又駐神戸耿副領事善颺、係請假回國、仍回名古屋任事、有吉公使旋於京都驛別去、一時卅七分、車抵靜岡、長野勳自東京來迎、長野勳及其兄朗、均精漢文、著述頗富、伊曾著有唐留學生阿倍仲麿傳、又中國與日本六十年外交史、芸生新著、伊曾與波多野乾一、共譯爲和文、銷行甚廣、東人極重視之、田中師已在驛前拱候、自驛至寺、沿道有男女學生諸團體歡迎、新聞記者紛來、並一一攝影紀念、入山門內、鳴砲撞鐘、表示敬禮、旋引導登樓小憩、靜岡市長菅貞仁、以贈物來、云係當地著名土產之漆盤、德室女學校長飯塚松代、亦携學生代表同來、贈送該校織繡之技藝品、二時半、乃出席正殿中之歡迎會、列席單內、市長外、有貴族院議員尾崎元次郎、中村圓一郎、衆院議員山口忠五郎、陸軍中將吉田石之助、及各界名士百餘人、會約兩小時許、乃畢、余作額書、分贈市長暨德室女子學

校後、田中導往寺之前後參觀、並至橙樹下、及鐘樓前、攝影、又言、曩寄津分贈之橙、卽該樹所結實也、邀登鐘樓、共撞大鐘、以鳴樂意、同至寺側公園散步、旋備自動車、徧遊市內神社、及諸名勝、詢悉當地名產、茶漆以外、則水果也、晚閒於佐春館置公宴、座約百人、多歡迎會中所已見者、主賓致詞畢、設有餘興、以樂嘉賓、是夜宿泊大東旅館、甚酣、田中師等、夜深始別去、

廿八日九時卅分、自靜岡驛出發、送者與昨迎時無異、田中吉井親自伴送、并有安達君代表靜岡密教會、同行送至東京、將抵橫濱驛、大每記者三池亥佐夫、及寺西秀武、郡島忠次郎、諸位、先後登車迎晤、并以東京驛前來迎者多見告、恐無握談機會、故特遠來、先謀良晤、一時二十分、車抵東京驛、人極擁擠、約舉之、則佛教徒外、政軍實業藝文各界、咸有人焉、蔣使派諸館員以車來迎、余乘蔣使車、先到麴町區平河町之萬平旅館、旋至麻布區飯倉町之公使館、因時間關係、與蔣使及館中同人、未及暢談、匆匆寒暄、作別回寓、寓中諸客、相待已久、然亦不克一一歡叙、因電氣俱樂部中、歡迎大會、時間已屆、除一再電話催行外、並有加藤玄智博士、親自帶車來接、且謂清浦老人、又其他諸名士、及蔣使、均已齊集久候、余聞此言、遂謝諸客、登車前往、該俱樂部、爲東京震災後之有名歐式建築、廳室雄偉、然以賓客衆多、幾無隙地、余下車換乘升降梯登樓、到客室後、先與清浦老翁、及在座者、一一握手爲禮、清浦翁相別綦久、健壯猶昔、且謂今夕預定出席聚談後、明晨卽有京都之行、彼閒約有三旬餘滯留、如能於京都謀暢晤、甚好、否則歸來仍須謀長時間之歡叙、云云、因京都遊程、余爾時固已預定也、嗣與床次竹二郎諸舊友、互道契闊、旋即入座、清浦翁主席致歡迎

詞、余致答詞、床次竹二郎、服部宇之吉、三上參次、永田秀次郎、諸名士均有演說、永田曾任東京市長、現任貴族院議員、以雄辯稱、語多風趣、聽者稱快、宴畢、與清浦翁暢談、互訂後約、別去、翁年八旬有五、前後凡數小時、周旋酬酢、毫無倦容、據談者謂、翁善攝生、最愛徒步、每日必有相當運動、故能清健如此、夫人亦屆八旬、老而彌健、至足羨也、是夕歸寓已遲、自是厥後、每日規定日程、一無閒晷、直至五月廿八日、恰滿一月、始乘夜車於廿九日晨抵大阪、在阪滯留兼旬、於六月十八日、離阪赴越前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、十九日、赴加賀山中溫泉、爾時左臂、酸痛增劇、積勞之後、稍事療養、廿四日折回大阪、廿五日乘夜車、發門司、廿六日午後、乘長江丸內渡、廿九日可抵津、經過事實、排日鋪叙、頗嫌繁瑣、此後則分類叙之、

此行於彼都政軍各界要人、會晤較夥、撮要介紹、想亦國內人士所願聞也、齋藤內閣乘犬養木堂國難以後、已兩年餘、自大藏省黑田次官嫌疑案發動以來、一部分政客、自然欲利用此機會、作倒閣運動、競欲嘗鼎一臠、新聞方面、鼓吹尤力、惟聞財閥一部分、對於現閣、尙表示擁護、有力軍人方面、亦主靜觀、際此軍縮案緊、任大責重之時、後繼人物、談何容易、加以輿論憎惡政黨、鈴木若槻出山、似均有待、安達以下、更無論矣、軍部一派、反對宇垣、鮮督之席、姑仍舊貫、(宇垣初歸、余晤於車中、暢談之下、頗有豪氣、)清浦託辭衰老、近衛遊美未歸、一木甫長樞垣、未便遽予遷調、平沼以國本社之故、與一部分軍人太接近、日前轉不爲某一方面有力者所諒解、現正翔迴、容時機成熟、再談出任艱鉅、以外海陸耆宿、雖非無人、似聞遴選亦匪容易、邇來元老重臣、迭相往來、交換意

見、卽此唯一大問題、我輩旅行人、聞見雖夥、苟欲提取真象、直如在五里霧中、後事如何、姑聽下回分解可耳、

齋藤（實）總理、年近八旬、高橋（是清）藏相、八一、山本（達雄）內相、七九、故現內閣中、有三長老之稱、然其真正台柱、（日人謂之大黑柱）則手握財政大權之高橋是清一人耳、日本年來、全國經濟力、日見回復、內則金融安定、措置有方、外則海外貿易、突飛進步、國民多數、僉謂非高橋翁力不至此、是翁矍鑠、主眷極隆、聞數日前、齋藤首相參內、天皇偶詢、高橋何久未來、齋藤答言、彼年事較老、近抱采薪、洩溺尤數、天顏溫語、謂下次再見伊時、當移別殿、以便如廁較近而便、日人盛傳此事、亦可見彼國君相間、情誼交孚之一斑也、余與齋藤共談三次、一爲正式訪問、一爲官邸招宴、一在前田利爲侯爵邸之園遊會中、此老器度恢宏、溫容可掬、殷殷爲我介紹同座之大使及夫人、彼於談政之外、特詢我國近年來女子教育問題、言外之意、似謂歐化摩登、害多利少耳、藏相高橋、乍見直如六十許人、頭腦明晰、舉國交推、曾告我云、彼於攝生從政、胥持無我主義、罔不純任自然、生命且置度外、受爵亦既堅辭、但以平民報國、蓋於儒佛之外、尤服膺黃老也、又謂國家疆土、不宜開拓過大、大則治理匪易、轉不如較小之國、國民之團結力、格外堅強、言外之意、頗耐尋味、又云、一國國民之真正富力、應視其全國國民之真正元氣、及勞動力、如何、非黃金與白銀、以及其他財產額數量之比例也、健談名理、歷二三小時不倦、余因另有他約、祇得辭去、內相山本、人極和易、發言簡樸、略帶滑稽風趣、彼力言中日兩國種種關係、不可不求根本上之諒解、其所持論點、實與

齋藤高橋疊次談話、大致相同、彼於民五六年間、曾遊華一次、與正道翁曾有相當酬酢、今尙牢記未忘、談次殷殷問其起居不置、余答以客歲、曾兩度大病、近已痊可、寢食亦漸如舊、並以十餘年來、茹素安禪種種事實告之、彼甚欣然、是日誠近繩先、偕往訪問、執通譯之勞、彼見誠近身着華服、行動不肖日人、詢其在華飲食一切何似、誠近一一具答、余亦戲謂、伊卅年僑華、漸已變成華人、非日人矣、相與大笑而別、

日內閣共十二部、(日人稱省)首相兼文部、現領袖祇十二人、前述三長老外、均一一暢談、外務大臣廣田弘毅、年僅五七、以才智稱、與軍界人物、頗有相當聯絡、一般日人、呼之爲論語大臣、因彼嗜讀論語、無論何時、必以袖珍本論語、携置衣袋中、據伊告余、每晚就寢時、必玩讀論語中數節、至少數語、藉以檢束身心、且自省日間所爲、與古聖所詔示者、究有合否、雖基督教徒之於聖經、不是過也、談次、余偶及宋之趙普半部論語、趙忞焚香告天往事、伊極稔解、並遜謝焉、余抵門司、閱新聞、始知有天羽聲明一事、此行既無外交任務、當然力避政治談話、至儒佛關係、彼此縱談、津津不倦、伊極端表示、日下任對何方、力求諒解、絕無野心、此固外交家之通常辭令、外部官邸招宴、次官重光葵、局長桑島主計、坪上貞二、以及堀田天羽諸幹部、談更深摯、坪上因伊主管關係、對於文化事業、尤爲關心、最后一談、逾兩小時、涉及漢宋學派、講學學風、言之特詳、伊近以文化資金、資遣日生到華留學、研究經史音韻者、聞有十餘人之多、此次同船渡津、中有九州帝大法文學部副手山室三良、卽其一也、坪上踐履篤實、謙沖可佩、伊極重儒學、因談東京湯島之孔子大成殿事、乃

以武富時敏傳一冊相贈、武富遠祖、三百五十年以前、爲最初在日本建築孔廟者、此事甚繁、容另文介紹之、

海軍大臣大角岑生、儀表雄偉、厚重寡文、聞曾隸東鄉平八郎元帥部下、與現總理齋藤實、前海相財部彪、海軍大將岡田啓介、諸位、在海界中、均負相當時望、與談製造兵艦等事、歷時甚久、伊頗盼余往橫須賀軍港、參觀新式戰艦、余以時間匆促、但婉謝之、海軍省中、附設有海軍軍令部、余與大角海相別後、迺訪軍令部長海軍中將加藤隆義子爵、暢談一時以上、加藤年五十左右、在海軍界中、以精幹稱、亦著名硬派人物之一也、是日八角將軍、陪余同往、意尤殷摯、八角遊華、原係舊識、良足感也、

陸軍大臣林銑十郎、隸金澤籍、日人稱其勤學問、有手腕、現陸軍界南次郎諸宿望外、如前陸相荒木貞夫、現鮮督宇垣一成、皆一時重鎮、旗鼓相當、林氏居兩派之間、爲最有勢力之超然人物、承軍勢大張之後、裁抑軍人、俾趨正軌、尤其苦心、因余談東京之孔子聖堂事、彼言金澤向有孔子祭、孔子會、諸盛舉、及今未替、并詢我國近年來、佛教儒教與社會關係、伊於佛學外、對於儒學、信仰尤堅、一無躁氣、儒將風流、意殆近之、

司法大臣小山松吉、態度謹嚴、的是法家本色、關於法治德治不同之點、談論極暢、且謂照現行制度、三審終結、時期太長、故近年以來、漸漸趨重和解辦法、略可縮短法定時間、且東方風俗習慣、與歐美絕對不同、家族主義、尤其特點、不加裁判、而重和解、則兩造感情、既可無傷、且與德治精

神較近云云、我國司法界中、如姚次之、朱伯淵、董授經、彼均稔知、前次授經東渡、曾有過從之雅、彼津津爲我言之、

農林大臣後藤文夫、人極平易、在現閣員中、年齒居最幼者、日人以五旬之年、居大臣之位、若照慣例、頗屬罕觀、彼於全國造林事業、謂有整個計畫、砍伐培養、以百年計、相爲循環、縷述一切、如數家珍、蓋勤于事務、以幹練著稱之時勢人物也、

商工大臣松本丞治、本一著名法學專家、初談工業貿易等等、彼謂日本近年、突飛進步、固由於全國上下之努力、然實普通教育精神之特殊發達、爲一最大原因、殆與高橋藏相之持論、不謀而合、繼談法治問題、伊謂近數十年來、中國法律、多採自日本、日以唐律爲初祖、明治維新後、多採歐制、近年以來、發現種種不適之處、故又折回、仍側重所謂東方的、想中國亦應順應潮流、有所修正云云、彼曾鳩合同志中之法學家村上貞吉、帝大教授我妻榮、又廣瀨武夫、又帝大教授法學博士田中耕太郎、又鈴木竹雄、又帝大教授法學博士小野清一郎、諸位、設立調查研究中華民國法制會、如近年我國、先後所頒布之民法刑法總則、又民法中之債權總則、及公司律、(日人稱會社法)會中均已譯爲和文、加以詮釋、及評註、出版諸書、彼悉舉以相贈、且鄭重告余曰、我日本民族、所謂『文同周孔、法衍漢唐』對於中國民族、實負一種夥大之債務、永不能忘、此種債務、非金錢的、非勞務的、乃文化的是也、今若自日本現存之文化中、而將所謂從中土來源者除去之、尙有何物哉、中國民族祖先、亘十數世紀間、所寄與我日本民族之文化的恩澤、我日本應特別表示感謝、今關於文化

的法制事、我國對於中國、有所貢獻、亦道德上自然之義務也、惟中國一部分人、有時對於日本最近文化之發達、未嘗認識、輒目日本爲唯一軍閥萬能之國、殊不知日本之文化、固伴軍事、而有比率、且同速度之發達者、上下千年、互爲師友、有何不可、又重引國民黨孫總理之言曰、『我等若圖中國之強盛、則日本實唯一之好模範、』彼序出版書中、亦不憚詳言之、人極撝謙、毫無官僚習氣、蓋從文化方面、極力主張折衷歐亞相互提携之一人也、

遞信大臣南弘、亦金澤人、曾以文職任台灣總督、資勞頗著、於遞信及航空事業、尤極盡力、談吐嫺雅、現閣員中、以能詩鳴於時、嗜讀漁洋集、書法亦秀潤有致、余於石山柳屋中、曾見其所書吾家阮亭一絕句、又見其最近雲仙口占一絕云、薰風度樹綠無涯、路入雲中日已斜、天外一聲啼血去、滿山紅滴杜鵑花、伊以業務視察關西、正躑躅盛開時也、彼於東西文化問題、亦有極重要之論評、談次、曾下斷語曰、我輩東洋人、應注重所謂東洋文化傳統之真精神、若一味醉心所謂歐美的、而將東洋固有的、完全拋棄、完全喪失、此大不可也、況今之西洋人、其所標榜之西洋文明、利害相權、已有此路不通之感、最近依彼等之自覺、尙汲汲焉、爲東洋文化之研究、以圖相當之補救、於斯時也、而我東洋人、尙有一部分青年、僅僅欲利用西洋單純之科學、以爲持此便可以救國、其爲遺憾、夫復何言、抑非謂西洋科學、無特殊之價值也、但我輩東洋人、必先能了解東洋精神之真髓、先以此爲其基礎、然後進而研究歐美科學、將其所得、建築於其上、則弊害鮮矣、此種論調、彼實慨乎言之、與數十年前、張南皮諸人、所謂中學爲體、西學爲用、抑何相類之甚也、

鐵道大臣三土忠造、原係政友會出身、曾任大藏大臣、於財政上富有經驗、初談路政、極言民有鐵路、及並行路線之不易獲利、彼雖研習歐文、工夫甚深、然頗嗜漢文、尤酷愛諷詠唐人詩句、彼謂曾將各國文字、作一比較、凡字少句短、而能包孕極深厚之意義、且最有力量者、莫如漢文、尤莫如漢文中之詩、彼以爲印度佛教、深入中國、傳至日本、能有此顯著之發展者、漢譯之功、實較偉大、若用梵文、直接輸入、絕不能如是、余乃告以佛教大乘、特在中土放大光明、實賴有儒學爲其基礎、伊極稱是、伊又言一國文化、與一國國民之愛國心、最有密切關係、嘗讀中國歷史、仰慕文天祥輩之忠義、彼皆文學湛深之士、真可謂一時文化之結晶品、若其人目不識丁、或但襲膚淺皮毛、而未注重精神修養者、寧能成此超特之人格云云、

拓務大臣永井柳太郎、早稻田大學出身、爲大隈故侯之高足弟子、才華卓越、在民政黨中、以雄辯著稱、議論風發、雙瞳炯炯有光、其能廻翔臺閣、博取時譽、蓋非無自、彼於拓政上、抱有極偉大之計劃、尙待施展、未竟厥志、彼曾一度遊華、喜談華事、但彼認爲近數十年來、直至幣原、對華外交政策、俱不免有種種錯誤、與姚次之爲同期同學、經余告以次之數月來之腰脚病狀、伊極表關切、繼復笑曰、余與姚君爲同學、今更同病矣、蓋彼亦有足疾、不良於行、大隈故侯、曾失一足、永井又重受大隈之眷遇者、故日人戲以小大隈呼之云、

日本閣僚外、與政局有最重大關係者、厥爲衆議、貴族、樞密、三院、政黨時代、衆院尙矣、軍閥勢張、今非昔比、吾人覬國、寧可忽諸、衆院議長秋田清、余耳其名頗久、彼與犬養木堂、關係至深、余